



宋代思想家张栻诗歌的滋味探微

陈矿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通讯作者*: 陈矿 E-mail: 86675298@qq.com

论文信息

关键字

张栻; 诗歌滋味; 诗歌艺术

摘要

张栻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 与吕祖谦、朱熹并称“东南三贤”, 为后世留下丰富的诗文作品。从艺术境界和主题表达上看,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 艺术格调淡而有味, 既有游山玩水的乐趣, 又有宾朋倡酬、亲友聚散的情谊, 还有万物静观、包罗万象的滋味。从其诗歌所吟咏的日常生活景况, 可以窥见诗人在宦海功业之外, 人生践履进退有道的心态和理趣交融的审美旨趣。

张栻(1133-1180), 字敬夫, 又字钦夫, 号南轩, 后世学者称之南轩先生。张栻系宋代中兴名臣张浚之子, 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与东莱学派的吕祖谦、新安闽学的朱熹并称为“东南三贤”, 其家传忠孝仁义, 师承尹川学派, 学造精微, 治经义理, 衣冠南渡, 传道济民, 乃表里辉映的一世学者宗师。在当代学术视野下, 对于张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学方面, 尤以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思想上的性善论、实践上的工夫论以及认识论上的义利观为主, 兼及在知行关系、经世致用、兴发义理和弘扬师道等方面的考据辨析。张宣公的《南轩易说》《论语

解》《孟子说》等代表作铸就其宋明理学大师的熠熠形象，然而，他遗留下的诗歌创作也不容小觑。虽然在宋代理学诗歌流派纷繁复杂的潮流中，张栻的诗歌作品似乎被其理学家名声所遮蔽，但是从艺术造诣和审美旨趣上探察，其诗作韵味完全不输于其他宋代理学诗人朱熹、杨万里、魏了翁等名家。张栻诗文创作优渥，诗作数量累积有七卷之多，传世有五百余首，既有“学者之诗”的“读着似质”，又有陶渊明的淡远风味，还有仕隐宦游的浑融徘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诗歌也给予了南轩先生诠释理学之外的人格赋形。

一、过庭之训，佛学渊源

张栻生于四川阆中，幼承庭训，既受到其父张浚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沁染，又有佛法因缘的际遇。勾勒张栻的家学渊源，追溯其祖父雍国公张咸之妻秦国夫人，计氏系佛门龙象大慧宗杲的法嗣，在张咸病逝后，计氏守节守志，悉心教导张浚。秦国夫人日夜参禅修行，斋僧礼佛，布施佛礼，其佛缘深厚影响了张浚父子。张浚一生出儒入释，遍历佛教以及与高僧密切交游也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其子张栻。然而，张栻的佛学渊源远比实际情况要丰富复杂，囿于文献散佚，加之朱熹秉持“未定之论”，尔后对《南轩集》编订删除，只能通过零星的师友书信等资料来侧面了解张栻的佛学思想。在后世学者杨世文所编纂的《张栻集》^①中，仍能在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中觅迹寻踪，探览南轩先生与寺僧交游，游观寺庙，参禅唱和的佛缘点滴。

宋代为佛教文化中兴繁盛之期，当时的天禧寺亦为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年少的张栻就曾在此中高僧云集、颂佛译经的环境中读书，其诗文中记载了他与高僧禅师们的交往。^②张栻所创建的南轩书院选址在宁乡罗带山，临近洙水，其父张浚在江西余干辞世，而他遵从父命，千里护灵，将父亲安葬在生前暗慕名相裴休之墓的近旁。南轩书院依山傍水，文脉悠远，张栻不仅在山上传道讲学，而且常去寺庙和僧人交汇研学。《夜得岳后庵僧家园新茶甚不多辄分数椀奉伯承》记录：“小园茶树数十许，走寄萌芽初得尝。虽无山顶烟岚润，

亦有灵泉一派香。”，寺庙僧人的小园新获茶叶，赠与张栻，而他不独品茶色香润，旋即与同伴分碗共饮。类似品茶共享雅事在《南岳庵僧寄上封新茶风味甚高薄暮分送韩廷玉李嵩老》可见：“浮瓯雪色喜初尝，中有祝融风露香。径欲与君同晤赏，短檠清夜正相望。”，清夜遥望，与友人对坐，分享僧人新茶，感时茶瓯雪色，幻嗅祝融山峰风露醇香，一派清茶闲谈之境。在张栻的诸多诗文中，游览山寺，起意赋诗，不在少数：《登法华台》描绘了寺院的风物之美，“山间景物转流年，台上风光处处传。放目变应云梦小，凭栏平挹祝融巅”；《过高台寺》感叹寺院的幽静生活，“茗碗味能永，竹风声更幽。平生版庵老，得句似此情”；《题伏龙寺壁》暗藏读书人的仕隐之思，“道路情武娜，琴书可细求。从来士穷达，分付水悠悠。”。山上寺院的安谧幽静的风光让身在紫陌红尘中的张栻充满了无限向往，如《题南台》“相望几兰若，胜处是南台，阁迥规摹稳，门空昼夜开”。与友人畅游山水寺庙之时，途经寺院常会休憩片刻，偶有暮色四合之际，难免会留宿山间寺院。《方广道中半嶺少憩》“半嶺篮舆小驻肩，眼中已觉渺云烟”记录山中小憩时所见，《和元晦十六日下山之韵》“山僧苦留客，世故却关情”表明寺僧挽留夜宿，《宿方广寺》“俗尘元迥隔，景物自天成。山近四围碧，泉鸣永夜清”则抒发寄宿山寺的情愫。张栻与方广寺禅师守荣颇有交往，在其圆寂之时，他曾赋诗《闻方广长老化去有作》以此悼念：“夜入精蓝意自真，上方一笑政清新。山僧忽复随流水，可惜平生未了身。”张栻家学佛教深远绵长，年少曾求学于名寺，成年后出佛入释，游山历寺，倡酬题诗，对佛性亦有自身独到的见解。

二、亲友聚谈，冰心玉壶

张栻少小离家，早年因父亲张浚幕官从政，南渡抗金，戎马邦治，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绍兴三十一年，张栻随父迁居潭州，筑城南书院，汇聚学者。[]后来张浚遭遇符离之败，北伐失败，于隆兴二年去世。张栻虽秉承父志，多次谏言上书，反对议和，但均未有反应，只能退居讲学。同年冬天，他护丧扶柩，归于潭州，其间过豫章时，遇朱熹登船悲泣。至此，未有他重返桑梓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生活，让张栻常常倍感寂

寞孤独，也使得他倍加珍重家庭团聚的温暖，所以，对家庭成员的眷恋始终是字里行间绕不开的主题之一。另外，由于张栻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学术思想地位，其交游圈甚广，既有门下弟子，也有同僚讲友，又有志同道合的密友。除开庙堂之争，日常生活中的宴饮、会友、旅游、唱和、艺游等都是宋代理学家教育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这种修身养性方式，是其隐逸闲居岁月中的亲友汇聚、剪烛西窗的高雅呈现，多姿多彩的日常休闲侧影凝聚在笔端，化作韵味翩然的诗歌文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诗礼家族和父子兄弟等文气相求，如建安时期的三曹文学书写，宋代三苏的文学传承，都是文学史上家族文脉的奇葩。与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诗书家族相比，张氏家族虽名气略显沉默，但实际上他们在政治功绩和思想教育方面却也别有一番作为。张栻的弟弟张杓（1140-1198），号定叟，系南宋名臣，政治才能卓越，吏材治辩。兄弟二人秉承家风，为官高风亮节，胸襟坦荡，而在日常生活中二人手足情深，感人肺腑。在张栻现存诗歌中，有不少是为弟弟张杓送行、祝寿和问候之作。《别离情所钟十二章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官严陵》写就的是在弟弟去严陵赴官前夕，两人终于会面，把酒言欢，诉说难以割舍的离别情谊。开篇“别离情所钟，会合意无斲”交待分别境遇，为全诗奠定别意无穷的基调。中间“风烈雪漫漫”“其山复苍苍”等，将送别时刮风飘雪的景致得以呈现，而“去路阻且长，念子衣裳单”化用《诗经·蒹葭》，袒露对弟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中间八句重忆自身在严陵为官光景，意在表达张杓需重清廉之道，传承爱国济民之风。后八句则从传统写景叙事中跳脱，以“巍巍孤高亭”为象征，规劝弟弟要“子也时一登，千载起立志”，惠民传道、廉洁清正、志存高远。在写给弟弟的贺寿诗中，既有岁时风光的直抒胸臆，又有作为兄长的关爱之情。《寿定叟弟》在“好泛菊英斟寿酒，扁舟吾欲赋归欤”温情天伦中祝寿中，仍旧不忘劝勉“功名且要身长健，寻尺何求计不疏”。在《定叟弟生辰》中，清秋时节他举酒颂饮，恬静冲淡的心情随“韦编闲玩味，幕府小徜徉”盈然而出。《和定叟送行韵》“重逢意豁然”写尽兄弟重逢的喜悦，“相看疑似梦，欵语不成眠”表明久别重聚的珍贵，却又无奈面对“但

欲灯窗共，其如事后牵”的忧心离别。兄弟手足团圆，其乐融融，《喜闻定叟弟归》中“人间团聚乐，身外总云轻”便把这种家庭人伦的亲情之乐表达得淋漓尽致。

由于家族宦宦代际以及个人为政济民的缘故，张栻一生交游甚广，择友注重旨趣品行，其诗文创作中不乏诗赋酬唱之作。一方面，宾朋相聚，宴饮咏歌，涵养醇厚之气；另一方面，游山玩水之际，闲憩身心，与友人饔餐学术，雅集畅游。“观天地之大美、大观远眺者，转而为内视观心；流观游目者，转为定观止观；关务观象者，转为观想。”张栻与侨居长沙的吴铨结识，赏山玩水，切磋往来，不亦乐乎。在《晚过吴伯承留饮》记录二人聚谈场景：“推门野路竹毵毵，落日天寒相对谈。可是主人风韵别，自斟白酒擘黄柑。”傍晚落日时分，户外竹林修茂，两人雅集在此，推杯换盏，品尝柑桔，论道咏史。在随父谪居永州时，邂逅杨廷秀，相见恨晚。如《送杨廷秀》“相逢未出语，已足慰怀抱”，显示出与友人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意；《再和》里，“闭门谢客烧过从，独倚修篁傲碧空”让人身同感受朋友挥别之后的索然落寞和孤寂惆怅，“与君前日徘徊久，得句悬知惨淡中”追忆良朋之间的焦灼孤意。友人张孝祥知潭州，张栻常与之携手伴游，一日路过陈符赋闲卜居，喜见山林丘壑的雅致幽美，欲比邻而居，这一轶事在《陪舍人兄过陈仲思溪亭有买山卜邻之意》中被载录：“朝曦穿林薄，荷气薰户牖。……汲泉泛崇莲，洗醖倾穉酒。……买山吾计决，便欲剪榛莠。……”当然，与张栻有着莫逆之交的朱熹，两者互相博约，切磋琢磨，“朱张会讲”“中和之辩”“鹅湖之会”等在史书上流光溢彩。此外，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游心衡岳，吟咏山水，留下《南岳倡酬集》，以飨世人。以《次韵元晦择之雪中见怀》为例，起笔“流水浩无意，游云去不休”颇有澄怀味象之妙，“探古独遐观，万象共双眸”则在高山流水之间有通天接地的游观之美，收尾之处“但当勉耘耔，岁晚傥可收”似乎在吟诵山川的哲思中多了一份应物之道。

三、徜徉山水，吟咏性情

张栻的一生较为漂泊动荡，幼年因父仕途坎坷而辗转南北，待成年后自身主政任职之时也随迁数地。[]尽管清廉为官、治理学术、经世教育，但政教之外的闲暇时光，他仍旧乐于呼朋唤友，在山水之间宴饮雅集，宾朋相聚，在酬唱赋诗中吟咏性情。在《清明后七日与客同为水东之游翌朝赋此》一诗中他写道：“平生山水癖，妙处只自知。夙约常寡味，邂逅惬心期。幅巾与藜杖，安步随所之。谒来坐官府，颇觉此愿违。”久在官场樊笼里，充塞红尘喧嚣，难得可以相遇三两好友野服出游，藜杖水涧，俯瞰幽壑，流连于松风瑰奇之间，亦可兴来倾酒，语到论诗。张栻的借景抒情、理物交融的诗作既蕴藏了陶渊明闲澹简远之美，又渗透着王摩诘清旷冲淡之妙。

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张浚任观文殿大学士赴潭州就职，张栻随父入潭州，二人在潭州城南南妙峰之阳修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城南书院系张氏父子精心营造，景色清幽，与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是读书人理想的求学圣地。[]据《城南书院志》记载：“中建丽泽堂、书楼、蒙轩、月榭、卷云亭，后为高阜，湘江横前，岳麓圭峰，金牛岭、谷山、桔洲，一览俱下。而木茂泉清，花香鸟韵，城南佳盛，此为最焉。右多美竹，名琮琤谷，引锡潭水，浚湖名纳湖，中有采莲舟，听雨舫，好以十景，南轩、晦庵皆有题咏。时当夜读，蛙声聒耳，投砚禁之，其声顿息，因以禁蛙名池，考格古论曰：‘城南书院’四大字，紫岩（张浚）得意之笔，年久荒废，势家僧徒冒而有之，建高峰寺于阜上。”书院的幽静雅致，加之张栻苦心孤诣，这里不仅成了湖湘地区学术交流的理想之地，而且也是远离尘嚣，恬淡惬意的精神家园，也留下不少南轩先生涵咏书院的诗词佳作。《城南杂咏二十首》从书院十景的方方面面入手，有如静观的摄像机一般将院内的曲径通幽处娓娓道来，于平淡自然的节奏中描绘出山水景观的无穷蕴意。《纳湖》起笔“原原锡潭水，汇此南城阴”，《东渚》承续水色“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咏归桥》赞叹“四序有佳趣，今古盖共兹”，《丽泽》伫立观望“日暮飞鸟归，门前长春水”，《兰涧》品嗅“艺兰北涧侧，涧曲风纤余”，《书楼》

视角转变“昔人不可见，倚槛意何如”。书院的建筑之妙也随笔溢出，如《卷云亭》“云生山气佳，云卷山色静”，《柳堤》“长条莫攀折，留待映沧浪”，《琮琤谷》“不妨风月夕，来此听琮琤”，《听雨舫》“风吹渡头雨，撼撼蓬上声”。《采菱舟》“却上采菱舟，乘风过南浦”有泛舟之趣，《南阜》“湘水接洞庭，秋山见遥碧”恰似静观之意。这些诗句语言质朴清新，通常以白描手法勾勒出日常生活的一隅，读者仿佛顺应诗中的流水石岩、亭台楼榭、花鸟虫鱼，窥探诗人一种心无挂碍、安然悠闲地在自然天地中洞察真意的姿态。《城南即事》则有对书院生活的概览：“活泉细引忽盈沟，自绕书斋瀼瀼流。添得眼前无限思，石桥竹坞共清幽。……东风吹得绿成阴，积雨初收柳絮轻。记取湘中最佳处，橘花开时香满城。……”。诗句中将水绕书斋的动感和幽静竹坞的静态相结合，把在书屋中欣赏积雨出霁，漫忆橘花盛开，闲看花开花落的情景描摹得澄怀怡然，充满了闲澹简远的辋川遗韵。

诚然，“学者之诗”的提出，让后世学者对张栻的诗文印象有落入窠臼之嫌，但若细品其诗歌文赋，不难咀嚼出理学家面孔之外的日常生活滋味。举凡天地万物、四季更迭、花鸟虫鱼、青山绿水、亭台楼阁、宾朋酬唱、亲友聚散等等，皆可纳入笔端，既有自然风光的意韵萌发，又在借景抒情之中蕴含朴素的理趣，虽天然去雕饰，但能将审美主体的情、审美客体的美、山水风物的韵和唯道集虚的理巧妙贯通融会于一体。《早秋湖亭》第一句“泽国今年秋气蚤”交代秋天早临，第二句“湖亭清晚独裴徊”速写斯人孤独散步。目之所及为漫随风卷的荷叶，侧耳谛听为萧瑟的松林雨声。在这样多愁善感的早秋，加之诗人疾病缠身，难免心中思绪纷飞，一边感叹年华老去，一边喟叹记功书过：“悠悠过思凭谁写，多病新来罢酒杯”。在《初夏偶书》里，虽熟梅天阴晴变迁，但诗人“扫地焚香清昼永，一窗修竹正森然”。江潭四月，梅子熟了，天气变化无常，可诗人却能安然扫地，清心焚香，在书斋中静谧凝神端坐，微微抬头瞥见屋外葳蕤翠绿的竹林。在这氤氲四起的幽雅氛围中，诗人的笔触如羚羊挂角，将初夏书斋的兴象玲珑呈现出来，颇有靖节先生“悠然见南山”情景交融的韵味。天气异变，四时迥异，雨的意象在诗人笔下萦绕颇多，但由于霎时心境不同，雨的况

味也颇多差异。《和黄仲秉喜雨》中写道：“雨凉窗户好，佳木正阴阴。眈眈忧时念，乾坤济物心”。他与友人在屋内对窗而坐，恰逢雨落，山林被雨润泽，进而念及畎亩，颇有儒家心存济物风范。而在《喜雨呈安国》中，这种济物之心又似乎更为迫切：“望岁民心切，为霖帝力均。崇朝变炎暑，举目尽清新”。风调雨顺之后，大地万物欣欣向荣，诗人自然充盈体道之快感：“北窗凉枕簟，安稳到闲人”。梅兰竹菊历来是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而“梅”则是张栻诗歌涉及较多的花卉。梅花不仅是一种表意节气的功能性符号，也是一种诗人抒发胸臆的情感性符号，同时也升华为一种表现坚韧高洁的品德象征性符号。《和宇文正甫探梅》在孤寒清寂中自有一番梅标清骨：“天与孤清迥莫邻，只因空谷伴幽人。千林扫迹愁无那，一点横梢眼便亲。孤影莫惊身易老，哦诗尚觉句能新，几多生意冰霜里，说于夭桃自在春”。宋代文人画中墨戏盛行，墨梅点染不求形似，寥寥数笔晕染，挥洒不羁隐逸之趣。如题画诗《墨梅》：“眼明三伏见此画，便觉冰霜抵岁寒。唤起生香来不断，故应不作墨花看。日暮横斜又一枝，水边记我独吟诗。不妨更作江南雨，并写青青叶下垂。”这首咏梅诗亦是观画有感，诗句把在炎热夏季鉴赏墨梅的视觉转化为身体仿佛进入严冬酷寒的触觉，进而又浮想联翩为芬芳馥郁的嗅觉，一系列的连觉通感的描绘似乎又象征着赏花者超逸脱俗的人格。张栻对梅花青睐有加，也对北宋冠有“梅妻鹤子”之称的林逋推崇备至，所以他的咏梅诗多有向后者借鉴与模仿，只不过二者在诗意的呈现和气韵的表达上有较大区别。

四、结语

张栻在理学家经世济民的面孔之外，其诗歌创作显示出流连山水、闲澹简远的艺术境界，诗文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江西诗派“活法”观念。在宦海沉浮之余，不忘与好友携手游山玩水、倡酬雅集；在秉承儒学格物致知、持敬涵养的道理之外，于内心平和之际去书写日常生活中的情韵景致，这既是一种由内而外、淡乃其至的心性调试，也是一种与道进退、顺应天理的人生践履与审美旨趣。

参考文献

- [1] (宋)张栻.张栻集[M].杨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 王丽梅.张栻的思想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76.
- [3] 胡杰,冯和一.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M].成都:巴蜀书社,2015:73.
- [4]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28.
- [5] 陈谷嘉.张栻传[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2:3.
- [6] 张建东.理学家张栻的教育生活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132.

Abstract:

Zhang Shi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known as one of the "Three Sages of the Southeast" along with Lu Zuqian and Zhu Xi, leaving behind a wealth of poetry and pros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stic realm and thematic expression, his poetry creation is rich in content, with a light yet flavorful artistic style.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joy of traveling and enjoying mountains and waters, but also the friendship of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as well as the taste of observing all things quietly and embracing everything. From the daily life scenes depicted in his poems, on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the poet's mindset of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with propriety in life beyond his official career and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his aesthetic taste of integrating reason and interest.

Key words:

Zhang Shi ; the taste of poetry; the art of poetry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项目“张栻文艺思想与教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 SXJZX2024-0014);成都大学2024-2026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策略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cdjgb2024236)。